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七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馮　晝

晦庵集卷七十八

宋 朱子 撰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絶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葢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

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絶門内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庵庵纔老屋數間卑庳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絶於林薄

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瀵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廬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横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没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

充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别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内寛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

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絶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横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

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横石如齟齬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歴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

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歴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畧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内外兩翼爲軒窻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内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

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庵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峭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

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横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甿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

其前出為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絶頂平處劣丈餘四隤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昬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為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絶頂北下有魏林横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痁疾疑即方家所用

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栝棬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嵒峷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隒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别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贔屭下瞰絶壑古木叢生樛枝

橫出是為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

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强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他人絶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

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令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絶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絶滅倫類雖不免得

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　闕　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没始

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
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閈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
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
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
牓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
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
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

復牓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玆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

容瞌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説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閒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甞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

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静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歴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

入覲省以自詒云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𡻕居守建康之明年春𡻕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𢌿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

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祲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嘆曰尊賢尚德公

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

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
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
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
外而其所以救菑䘏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
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黙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
致其尊賢尚徳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
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為已愛人

之實而無虛言躐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

大灋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敎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

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宫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塡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

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兹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

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於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修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

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

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

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
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
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
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
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
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
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
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

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拙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為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庳狹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閒獨仰而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牓曰拙齋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

足以為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為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境内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令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説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鈍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為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甞聞

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葢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葢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

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説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虚者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焉淳熙丙申冬十月壬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

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餘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黄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

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令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内外之分

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顔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凖程也仲本

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

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

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

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

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甞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明其天賦之秉彞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

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

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葢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静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閒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静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於牙城之西

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甲庳堙鬱爲病有
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
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
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
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
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他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
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
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敎者

甚實宜稱焉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敎以修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焉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斅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

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瀿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巳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没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

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
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
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
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
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
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
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
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

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葢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修已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

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栻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

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

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揔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歴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箧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

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導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

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説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已

亥二月已酉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修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象立祠於學傍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

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為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抉時弊别白是非邪正使為善者有所怙為惡者有所懼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名以為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為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為吾蕭令尹之賢其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

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牓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媕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令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

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者寅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為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闕黄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

宦之所歴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盍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兹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黄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奥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黄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

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

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

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黄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説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説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黄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㫖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

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没於雲空烟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

此非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邪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効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

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佚勃然於胷中怳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已亥十有一月已巳日南至

南康軍風師壇記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而寓其祠於社淳熙六年歲在著

維大淵獻權發遣軍事朱熹始按唐開元禮求其地於

城之東北得郡人盛宗廢圃廣若干袤若干蠲其租若干檄司户參軍姓名星子縣尉姓名奉政和新書築壇三成陛四出東爲燎壇南爲大門而周垣之書祀儀於門之東壁而圖其陳列登降之位於西壁經始十一月某日而成於某日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

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搢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塈

田立僦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嘆言曰今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

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雎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讀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

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彞有不可得而絶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將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

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才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滚滚不窮葢嘗有意提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晦庵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張元任

晦菴集卷七十九

宋 朱子 撰

記

臥龍菴記

臥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三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

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絶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凛然可畏有黄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

惜其出於荒堙廢壊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夐絶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隠者崔君嘉彦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横出澗中仰翳喬

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為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為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彿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祲因牓之曰起亭以為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葢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庵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遂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恠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彦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吴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

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絶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庵故址于卧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葢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爲予道説平生相與太息㑹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葢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

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為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為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説俾刻焉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

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發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識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繒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

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

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

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
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
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
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
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
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
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
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敎誨之者又如此非今

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

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敎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敎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敎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壁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

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敦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强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

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為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埶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黓攝提格冬十月庚申

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島中四郡墺撫民夷爲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爲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爲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深恥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

年今帥守韓侯始以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爲之正田畝之籍薄鹽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而絀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説禮義廉恥之意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朞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税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

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為歲時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為可書也然其為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為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為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璧字

廷玉長樂人世以清德顯云九年冬十月庚申新安朱熹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闕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温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卒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

敎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業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已任其志旣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

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

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斆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内轉運副使吴郡錢公某之所爲而判官嘉禾丘公闕毗陵尤公袤之所徙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賔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絶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惸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歳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吴興芮公熚始有聞而閔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諉後人稱貸貿易

收其贏以市藥物給病者淳熈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爲公已爲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名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諗公則移書爲公請所留錢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爲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爲丈室東庖西圊左右廡各五間廡深

三尋修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
寒暑則撤之以渫煩鬱胗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
者亦予槥櫝以壅職掌之人皆賦以禄俾供厥事又專
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
幣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爲
田千有一百十一畒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二斛有竒
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
之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

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屢歎之然猶以院在門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内得故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頃又市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五萬有竒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羣屬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椽黄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淛東常平事

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葢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為至出義錢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為之其制愈修而愈密其恵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

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辭而爲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爲始終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贛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十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修撰知婺州事其救饑之政亦爲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慈教庵記

金華清江時鎬及其弟某嘗以書來曰吾先公之葬東萊先生既幸哀而銘之以告于幽矣惟是祠堂之奉既作而未名將無以著先德于外者敢請于子何如予不及識時君獨觀伯恭父之銘稱其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篤且嘗以書爲予言之伯恭又非輕與人者予是以知時君之爲人乃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曰慈教之庵而君之鄉大夫潘公德鄜聞之以爲然則爲

之大書以揭焉鎬等既刻之石而又以請曰名庵而有以發乎先人之志子則有賜於我矣然無詞以著其實其於久遠懼泯没而不章也顧吾子之遂志之將與潘公之書并刻焉以配吾師之言而信吾父於後世子之賜不愈大乎予不得辭則又書本末如此以遺之嗚呼君之子孫既多且材歲時相與來拜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勉乎其遠者大者則斯名之稱其實又豈待予言之而後傳於遠哉淳熙癸卯四月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滞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于空虚優於治巳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于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

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隂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逺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没而歴選諸儒受授之次

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髙焉者也先生熈寧中甞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懐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頽已摧剥而香火之奉亦情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歳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

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廸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

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于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為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

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録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黄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撥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顧適承之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

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
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
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
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
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
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
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竒
爲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

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于神而安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

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常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

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

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棫禁境内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

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宫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為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内浮屠之籍其絶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歴曰曁歴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

而士之肆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絶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

也歟至漢元成閒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産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

說亂君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敺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絶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爲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

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龠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

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㮚且更其

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

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

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

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

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

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

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

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絶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縝駡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闕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乎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

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邰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

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

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儲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

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嘆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爲

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歛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隣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

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悦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説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

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發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

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俛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阸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稂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慁民良族碁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

歲適大祲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廡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

患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没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内之際隂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粃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凛凛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

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閒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楝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

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
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
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
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訖不能以相
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
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効
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
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

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掞之嘗以布衣名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倏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爲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秘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斂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爲之更定要束搜剔

蠧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説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絶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爲之

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以爲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絶人不但此爲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

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已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敵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内禪之策誠意感通

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寇圍既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爲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寇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名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維所以修政事攘寇亂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

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籌略海内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象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妥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

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

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牓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

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别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

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

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

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

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没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詎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彦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

六賊留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名

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静江府古縣令

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捃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譏死獄

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

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

徒容州公學愽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滚滚無

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凛然䰟動神竦

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

埋銘名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没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予病

未及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旣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强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爲刻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晦庵集卷七十九